

樹 提 菩

名。我因這故事是因果定律的具體考證，也是一般科學者無法解答的重大問題；這事給予學佛者以很大的幫助，是弘法中最引人入勝的材料。也可以說是給一般撥無因果者的當頭棒喝！是迷惘

負債拉雜談

張文炳

是一件我自己遇着不太平凡的事，在近今世風不古，交道凌夷中，確為少有，何況我現因學佛，一切見解，又與往昔大不相同，似亦有寫述價值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我因交通部差遣任務結束，甫由大西南北各省，隻身浪遊返渝，在一個結識未久的海員朋友所介紹的一個朋友呂兆昌君府上，作客小住，適衡陽淪陷，家我雙方，頓失連繫，正焦慮中，忽有友送來一電，始悉係衡眷老小，歷險逃桂，費用乏竭，促火速往接，托友人輾轉探投到渝，抗戰期間，公務員一般全窮，借貸無方，何來鉅款？應此劇變！方躊躇間，時呂君在座，察余隱，立允為我籌措數萬元，（法幣，相等於我當時半年薪津，）趕程赴援！並頻慰安心，毫無德色！隔日成行，漁筭間兼旬往返，老母弱妹妻女共六人，一門團聚，幸脫於難！

呂君，天津人，開係海員出身，抗戰期中，曾集多友實，在重慶辦一個甚麼化學工業社，製售牙膏、香皂、慘淡經營！東扯西拉！打腫臉充胖子，非真富有也，其為人交遊廣闊，豪邁天真！見我尤摯！我不知道從那一個角度裏為他賞識，視我如兄，禮敬備至！竟能在素昧生平，與萍水相逢的場面上，毫無條件！無手續！無作用！概借鉅款，解我厄難！這真是做夢都想不到的事！

者起死回生的妙藥！特為略述，以供讀者參考，並寄語造作惡業者回頭猛省！最後，還希望這位豬鬃人身的主角，公開秘密！因為這樣纔能够方便引度一些頑迷不信的眾生呵！

我索欠。

去年夏，悉呂君復由港到臺，曾抽暇往北投一晤，杯盤狼籍！親自料理！紅燒獅子頭！又請我大喫一頓！欠款二字，不但始終未提，反告我「昨夜在某方應酬，一場撲克！收入三千餘元！」，並殷殷以我之經濟現狀能否維持為慮！其實，他是困員！我為任官！不用說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！」是天經地義的道理，即就人情講，「肉包子打狗」有去無還！我也未免太光棍，太脫俗了！

我現在已是學佛的人，學佛的人豈應賴債？萬一我這一生真有心還債而畢竟無力辦到，那麼我來生也得一定還他（我不希望有來世，還是能還的好）再不不然，便是他前生欠我的，亦未可料，總之我的「不賴」與他的「不索」，咱倆是心領神會，都有默契，卻不成甚麼問題，祇是我常常推想到呂君這一點很接近於具備佛學所謂「三輪體空」，無邊無際，真實無漏功德種性的入，必須須要勸他信佛！學佛！使他將這種精神培植莊嚴，與發揚光大起來！卒底於成！才是君子愛人以德之道，因為他雖是一個輕財好義的人，但感情太重者，理智未必很清！例如我過去亦有一個時期，在舍下經常擺着大烟盤子，麻將棹子，三朋四友，來到了，先抽上幾口！再又幾圈，沒本錢，我給墊上，妓院的姑娘，叫到家裏來，座上客常滿！樽前酒不空！這類事，我都辦過！而今朋友在那裡？熱鬧又在那裡？這也是輕財好義呀！因為我當日的想法，總以為人生虛幻！活到百歲，不免一死！一死便「了」！有啥意味？反不如交朋結友，即時行業之為愈，所以我幼誦古文至

「黃河之水天上來……千金用盡還復來……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去換美酒……」之句，每感大獲我心，不期然而然也就流入這一類型的人生觀了！

皈依後，研讀經論，才恍然於已往見解，完全謬誤！簡單說：「人生」本是假的！但我們要認假作真去做！決不可將它看成一種「頑空」的境界，譬如演戲，我既為戲中演員之一，不管主角，是配角，明知是假，也需要有板有眼！唱做合節！注精會神表演得恰到好處！才算盡職！另一方面說：劇中情境，千黨一律，是離不了悲歡離合的，既為演員，自不免身歷其境，彷彿我就是才子，是佳人，是皇帝，是宰相，在這時你祇須於藝術及技術上，平心靜氣！注意表演！萬不可將內心真正的情感給衝動起來，以致於演罷卸裝後，忘其所以，還認為你自己真個是才子，佳人……豈不是傻瓜嗎？

臺中市靈山寺，有日講解「大乘起信論」，講到「止中觀」居空不捨萬行，觀中止！涉有一性湛然！這這兩句話時，老居士正在那引喻索解舌做唇焦的當兒，我偶然想出以上所說的「人生如戲」並思「身在劇中所應有的兩方面的對策」，不禁微微點頭，似有領會！一轉念間，又連想到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」兩句心經，獨自個默默誦詠！冷靜體察！尤覺理論圓融！實令我萬分服膺！這佛學不但是世間做人的真理！抑且為出世成佛之階梯！焉得不學？焉得不信？

我還要很鄭重極強調的說，所謂「不捨萬行」，是歸真——乘善奉行的原理！而「一性湛然」，是除妄——諸惡莫作的根基！都是屬於積極與正信的無上法門！誰要嗤佛教為消極！為迷信！那就算禍害眾生！斷絕壽命！要負責任的喇！

思友情，念佛恩！拉雜寫來，藉「菩提樹」刊寄呂君，兼勸未學，並就教於各方上善大德耳。

徵求

南海普陀山聖地風景照片（最好全套），如願割愛或借用者，請函本刊編者。